

## 王文清先生訪問紀錄

受訪時間：2014年3月7日，

14:00-16:00

受訪地點：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辦公室

訪談人：李福鐘

紀錄：謝季剛



### 受難人資料

受難人/案件/判決書年齡	職業/經歷	刑期	與受訪者關係
王文清 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 真等叛亂案 24	臺灣郵政管理局郵務 佐	有期徒刑 15 年 褫奪公權 10 年	當事人
案情概況	王文清先生， <sup>1</sup> 1927年生於今南投縣集集鎮，祖籍則為今新北市新店區。據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記載，計梅真、錢靜芝二人分別於1938年及1939年加入共黨，曾在上海活動多年，之後於1946年來臺，接受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負責人蔡孝乾領導，成立支部，利用執教臺灣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的機會吸收黨員。王文清在計梅真吸收下，加入郵電部門支部為小組黨員。		

### 二戰經驗

我生於昭和2年（1927），雖然祖厝在臺北新店，但我卻在臺中州集集庄出

<sup>1</sup> 目前蒐集到王文清先生相關資料，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39年8月31日判決（39）安潔字第2099號判決書。

生。當時日本的三井公司在該地投資栽種香蕉，日本不產香蕉，臺灣出產的香蕉被一船船送去日本，父親受雇於日本人在當地的一間分駐所，擔任主管。我出生的地方，當地人稱為「籠仔坑」。一直到小學四年級，我才轉回到新店，父親則被調職到桃園大溪角板山，當時日本人在那設了製茶工廠，生產「日東紅茶」。<sup>2</sup>

因為遷居，我在集集公學校唸到四年級，之後轉學到新店公學校，授課的老師從臺灣人變成日本老師。小學畢業後接著到艋舺老松公學校高等科唸了兩年，然後進入開南商業學校就讀。1942年12月，還不滿三年修業期限，就因實施學徒兵制度，提早三個月畢業，加入學徒兵的行列，派往高雄岡山的「六一航空廠」。<sup>3</sup>六一航空廠當時有「第二佐世保」的稱號，<sup>4</sup>可見其廠房規模的龐大。從岡山鎮一直延伸到靠海的彌陀鄉，幾十萬甲的土地，全都屬於六一航空廠。

經過半年訓練，我被派去擔任文書工作，帶領十二名打字員，臺、日籍都有。不久，美軍由五艘航空母艦為主力所組成的一支特殊艦隊空襲岡山，一連數日每天二十四小時，晝夜不停輪番轟炸廠區，經過三天四夜，整個廠區地上物滿目瘡痍一片狼籍。那時大約是1944年底，六一航空廠的所有軍機場、廠房設備被炸得精光，夷成平地。

雖然地面物被摧毀，但日本在地面下仍然開鑿了四通八達的要塞工事，用防空壕連接地下工廠、倉庫，美軍情報也很靈通，遂從昆明派遣了B-29轟炸機攜帶大量五百磅炸彈前來「翻地」轟炸，整個地皮被翻了幾翻，炸到稀巴爛。那時我待在發動機部門，遭遇空襲時會躲到地下五公尺深的防空壕避難，然而炸彈的威力驚人，硬生生把地面炸出個大窟窿。記得有個防空壕被直接命中，上面的小山丘都塌陷了，地面下的水管線路被炸斷，水淹沒了地底，近百人被活生生淹死，過了好一陣子才有辦法前去清理現場、開挖屍體。我也去現場幫忙，一片狼籍，血肉模糊，斷肢、屍首異處。一隻手腫脹得比大腿還粗，當我抬起屍身時，屍水滴滴答答地滲出，那駭人的氣味縱使包了好幾層手巾也無法消除。抬出的屍體直接丟進臨時開挖的一條長壕，淋上汽油後放火焚燒，印象中有六、七十具屍體，

<sup>2</sup> 日本三井株式會社成立於1909年（明治42年），日東紅茶至今仍為其知名產品品牌。參考三井農林株式會社官網，<http://www.mitsui-norin.co.jp/company/outline.html>，引用日期：2014年8月16日。

<sup>3</sup> 有關高雄岡山六一航空廠，可參考杜正宇、謝濟全、金智、吳建昇，《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4年3月），頁229-248。

<sup>4</sup> 佐世保，位於日本長崎縣北部地區，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即是日本著名的海軍基地及國防工業重鎮。

讓人作嘔的是過程中，人體肌肉在高溫燃燒下會自然的收縮顫動，只好拿竹竿把屍身「戳」回溝裡。當年我只是個十七歲的小夥子，戰爭可怕啊！和平才是人們該追求的普世價值，可惜這終究只是幻想，世人總愛爭權奪利。

我也深受轟炸的傷害，右耳聽力永久受損。空襲時，我人在一臺打磨發動機汽缸的精密儀器附近，位於地下的庫房裡，爆炸的震波把我整個人摔了出去，彷彿搭車撞到地上的凹洞跌了一跤，剎時間，石頭磚塊紛紛破裂往我身上落下，只好雙手抱頭蜷曲保護要害，四周天旋地轉、昏天黑地。什麼都看不見也聽不到，過了二十幾分鐘才漸漸恢復知覺，但右耳卻永遠聽不到聲音了，這便是我親身經歷的戰火無情。後來我被派往臺南機場和新竹機場，淡水的水上機場也曾待過。

## 到郵局上班與二二八經歷

大戰末期，美國時常空飄用漢字書寫的宣傳單，所以我知道開羅宣言。我撿拾過傳單，只是已經遺失。日本戰敗當時，我人在新竹，但我只是個十七歲的小毛頭，倒也沒有太多特別激動的想法。為了迎接國軍的接收，許多有錢人出錢做了歡迎的牌樓，大家可說歡天喜地，阿公也一直跟我說我們的祖先是從泉州渡臺的。

眾人滿懷期待地來到基隆港，沒想到祖國的軍隊看起來是如此的亂七八糟，有撐著雨傘的、有用扁擔挑著鍋鼎的，這和我們對日本軍人的印象截然不同。我自己雖然沒有到基隆港親眼目睹，但在臺北確實也看過類似景象。

返家之後，有好幾個月我都沒找工作，玩耍了半年。後來原本在臺灣總督府遞信部上班的姑丈幫我介紹了臺北郵局的差事。戰後不久，隨著中國大陸外省人大批抵臺，許多文化、思想和語言的隔閡差異漸漸浮上檯面，又國共內戰的局勢更將臺灣捲入牽連。來臺接收的官員無所不包的搜刮資源，臺產的糧食米糖被大量運往大陸，原日本人的產業或房舍也被接收官員據為己有，可謂「三代累積，一代傾光」。<sup>5</sup>

國民政府派了一位上海人，名叫徐公荷，前來和遞信部的日本人交接業務，並出任臺北郵局局長。這些大陸人來臺後紛紛招攬自己的親戚來佔缺，不到一年，郵局高層幾乎被大陸人牢牢掌控。而且這些大陸人的薪水由資源委員會支付，待

<sup>5</sup> 臺語「一代傾光」意指一代花光。

遇是臺灣人的十倍。<sup>6</sup>

隨著大陸的內戰情勢惡化，臺灣的物價也隨之飛漲，最後政府在 1949 年用新臺幣一元換舊臺幣四萬元的幣制改革，搜刮了不知多少東西。臺灣人從未看過的世面出現了，沒規矩、亂來的大陸人來到臺灣，強姦婦女、霸佔財產的事情時有所聞，而臺灣人也學得很快，跟大陸人掛勾之後，學了那一套，很快就撈到好處。西瓜偎大邊的心態正是缺乏中心思想的臺灣人最大的悲哀。

種種的不滿和矛盾累積到最高點，終於在一次查緝私菸的行動中爆發。二二八事發當時，我在臺北郵局，位於現在臺北車站附近，忠孝西路那一側的牆面上還能找到當年的彈痕。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派遣軍隊來臺鎮壓，從基隆港上岸後，駕著重機槍的軍用卡車沿街掃射，許多前往長官公署請願的民眾走避不急，聽到槍聲大作時，大家都是逃命要緊，沿著忠孝西路逃竄到北門口後，各自往延平南路、博愛路、重慶南路四散。3 月 10 日，我親眼看到在臺北郵局大門玄關外面，八位民眾遭到掃射當場死亡，一位老先生頭部中彈身亡，跪倒在血泊中，腦袋流出的鮮血盛滿了他掉落在地上的帽子，這是我的親眼見證，絕對不是寫小說般的憑空臆測。當時已經實施戒嚴，需通行證才能出入，我在郵局值早班，下午聽到槍聲大作，到隔壁一看八個人在血泊中氣絕身亡。政府說他們是匪徒，但其實根本都是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死人是無法爭辯的，政府認為他們是想要反抗的匪徒，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一個，這樣一個扭曲的觀念造就了當年的悲劇。

不久後，在新店老家，軍隊也攜帶槍械挨家挨戶進行搜查。當時我的一位同學他們一家人租住在我家樓下，我們兩個人聽說國軍前來的風聲，立刻跑到對巷的教堂，翻過教堂是一間學校，學校再往上有一條輸送木材的輕便軌道通往烏來，沿著軌道來到一座稱作明治礦坑的地方，遠遠瞥見兩位士兵，竟然對我們開槍。我畢竟是受過戰爭洗禮的一代，馬上從驚嚇中恢復理智，又沿著軌道穿越隧道逃到青潭，最後渡溪來到灣潭，在附近的甘蔗園裡躲藏了一天，肚子餓了就吃甘蔗，是夜風頭過了才跑回家。

<sup>6</sup> 國民政府在戰後對臺灣接收過程中，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係由行政院交通部負責接收，並非由資源委員會接收。資源委員會在臺灣接收項目，主要包括電力、石油、造船、冶金、糖業、水泥、肥料、造紙等與經濟、能源相關之大規模產業。參閱自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370-385。然受訪者此處所謂國民政府接收官員薪水是臺灣人十倍，可能係因為中央政府派來臺灣接收的公務人員薪水係以法幣計算，以當時法幣兌換臺幣的匯率，致使這些「外省人」的薪水高出本地臺灣人甚多。相關經歷，可參閱自汪彞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彞定回憶錄》（臺北：商周文化事業公司，1991 年 10 月），頁 37。

## 國語補習班

由於語言的隔閡，導致許多的誤解與衝突，郵局內部舉辦了「國語補習班」，希望能消弭臺灣人與外省人語言不通的窘境，郵務工會從上海聘請計梅真、錢靜芝兩位老師教授國語，對於他們的來歷與動機我一點也不清楚，只是跟著其他職員一起學國語，他們教學熱誠，我們這些年輕人也滿腔熱血期盼能學好國語。上課時間是上下午各一個小時，利用輪班的空檔學習。計梅真負責臺北郵局的學員，錢靜芝則是教導郵政管理局的人員。

兩位老師對於國語的教學十分投入，也得到郵局職員的敬重。那時，外省籍主管享有優渥薪資，他們的月俸是裝滿厚厚鈔票的牛皮紙袋，臺籍員工的薪資則少的可憐，加上時局動盪，物價飛漲，民心思變。那些幹部說是管理階層，但每天上班總是人人佔張桌子，泡了一大杯茶配著報紙悠哉悠哉地度過一天，下班時間一到，拎著帽子拍拍屁股走人，實在是太令人不服氣了。那時，為度過生活難關，臺籍員工希望能實行小額借款，但被拒絕。私底下，大陸來的計梅真老師向我們鼓吹年輕人要有道德勇氣，起身出來爭取權益，並推派代表參加工會組織，基層的聲音才能被聽見。計梅真看我對國際事務有所認識，很常跟我討論國際情勢與政治，也曾因不同的理念而有爭辯，例如我就很不同意她對於「美帝」的批判。

國共內戰末期，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不出數年大片江山拱手讓人，那時國府精銳新一軍在陳誠領導無方的指揮下，短短三個月幾乎全軍覆滅，陳誠本人狼狽地從中國東北搭機逃回臺灣，東北人對陳誠可說氣得牙癢癢，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剝。

計梅真老師成熟老練的談吐，讓我對她的理念益發贊同，推選工會代表一事也有不錯的成效。但工會理事長侯宗修後來親赴南京，向中央政府請願改善基層員工待遇，卻沒有得到正面回應。說到底，身為國民黨黨員又是外省籍的理事長，究竟有沒有據理力爭，實在讓人存疑。又當時中央政府處在節節敗退的焦頭爛額之中，哪有心思理會臺灣人的聲音。

經過種種，大家更加認同計老師的觀點。雖然說她是「共匪」，但也因她的理念符合大部分臺籍職員的利益，眾人才會紛紛附和。計梅真早我一個月被捕，

被刑求後供出一串名單，參加國語補習班的學員紛紛受到牽連，我被逮捕後才得知計梅真將補習班名單交給蔡孝乾。

## 被捕

1950年3月10日，我在郵局上班，兩位彪形大漢進入檢查郵件的辦公處所，平時這裡是處理郵件的地方，閒雜人等不得隨意進來。透露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事情，當時很多大陸的郵件會夾帶金箔轉寄來臺，檢查員發現之後，往往乘職務之便，將這些信件據為己有，再用遺失或找種種理由來搪塞。

自從計老師沒有來上課後，大家都已察覺苗頭不對，向工會詢問得到的也是語焉不詳的答案，因此我馬上起了戒心。

兩個陌生人見我便問：「你是王文清嗎？」其中一人大刺刺把一隻腳踩在椅子上，撩起西裝外套示意配掛在腰際的手槍。另一人道：「你認識計梅真嗎？老師有話要找你談，請跟我們走一趟。」我暗忖這人在說啥鬼話，便回答：「我現在當值可不能擅離職守。」沒料到兩名特務互使了個眼色，迅速把我雙手反扭壓制在桌上，頭也被使勁地壓在桌上，就這樣一路被踐了出去。到後門時我高聲向警衛示警：「掛號處現在沒人了，叫課長快派人去接手！」話還沒說完嘴巴就被摀住，一輛在外等候，漆有紅十字的吉普車把我接走，雙眼被矇住的我依稀判斷車子往延平南路的方向駛去。

最後我被送到保密局南所，<sup>7</sup>當時整個人覺得莫名其妙，家人也不知道我被抓。獄卒領著我到第七號房，看到小小不到兩坪的空間關了十多人，整個人目瞪口呆立在門口，直到門邊的人不耐煩對我嚷嚷：「喂！你到馬桶邊去，不要老占著我的位子。」我只好難為情翻過眾人，躡手躡腳來到馬桶邊，旁邊的人不情願的移動身軀，我才有了一點容身之處。每當有人要上廁所，我便要想辦法閃避，不然就會被屎尿濺到。在保密局頭幾天，腦中一片空白，心裡則是驚恐萬分，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抓，也不知道惡運何時降臨。奇怪的是一直沒有人來訊問，幾

<sup>7</sup> 1949年夏天國防部保密局遷到臺北之後，不久即在今日延平南路南端靠近愛國西路的地方成立辦公處所，其所附設的押房稱為「保密局南所」。位置在今日臺北市延平南路133巷內。綜合參考谷正文口述，《白色恐怖祕密檔案》（臺北：獨家出版社，1995年9月），頁59、66；呂芳上、黃克武、許雪姬、許文堂、沈懷玉訪問，《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6月），附圖五。

天過後也就麻痺了，就照著三餐作息，吃飯睡覺。

過了將近一個月，終於接受審問，那時一點心機也沒，不懂得拐彎抹角、避重就輕，審訊人怎麼問我就一五一十的答覆，隨後就在口供上畫押簽名。過程中，倒也沒被拳打腳踢或刑求虐待。事後回想，大概這些特務認為像我這種涉世未深的毛頭小子不會是案情關鍵，也沒有必要再繼續問訊。等到後來我有機會申請到我的相關檔案，發現在保密局的口供和案情敘述大抵符合我的陳述，但之後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口供，卻和我記憶中所陳述的內容有很大出入，我對軍法處口供裡的內容一點印象也沒，當時不知怎麼回事我就在上面簽了名。軍法處那份口供的記錄者文字很流暢，字體漂亮，但是字跡很草，跟我的陳述根本不符合。現在回想，可能當時自己糊裡糊塗被迫簽了名字。

在保密局南所關了兩個多月，1950年5月我被移送到桃園南崁一處徵用作為臨時拘留所的大房子，不清楚這個拘留所隸屬什麼單位管轄，聽說房子是地方上一位徐姓的祖厝，可能姓徐的與保密局有所來往，將房子借給保密局使用。

在這裡收容的人犯都很特殊，有政府內部貪汙的官吏、有一位白俄人、還有參加韓戰的翻譯官，最特別的是還有位單獨羈押的貴夫人，印象中這位貴夫人腳踩金色的高跟鞋。這棟大宅的四周被竹圍環繞，加上附近都是水田，濕氣散不掉，每天清晨總是在濕漉漉的露水中清醒，身上衣物都被浸溼，加上營養不良，許多人都患了腳氣病，腳不能動，手也不能提。

## 綠 島

1950年10月底我被移送到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判決後又移到樓上的軍人監獄待到翌年5月，轉送樺山車站，再從基隆搭船前往火燒島。

在綠島我被分配到第一大隊的第四中隊，我這個中隊後來有許多難友因為反抗或不服管教，許多人被遣送回臺加重刑罰，有十四個人因此被槍斃。<sup>8</sup>在綠島，兩件事情最為重要，其一是永無止盡、各種名目的勞動工作，其次則是政治教育，

<sup>8</sup> 此處係指綠島新生訓導處在推行「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失敗後，構陷並羅織綠島新生受刑人再叛亂案，總計29名新生被提起公訴，最後14人遭槍決的事件。1955年7月26日槍決陳華，1956年1月7日槍決楊慕容，1月13日再槍決吳聲達、張樹旺、楊俊隆、宋盛森、許學進、崔乃彬、蔡炳紅、傅如芝、游飛、陳南昌、高木榮、吳作樞等人。曹欽榮、林芳微等採訪整理，《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2月），頁104、113。

諸如《國父遺教》、《領袖言行》、《共匪暴行》、《蘇俄在中國》等都是必讀教材。綠島生活毫無人權可言，高壓式的管理強調絕對的服從，不能反抗。管理人員把收容人當畜牲看待，一點點人性的尊嚴都被抹滅，只能受盡侮辱。什麼樣的法律可以這樣恣意妄為，隨隨便便就安插罪名，這也是在島上生活每日必須面對的莫名恐懼。

等到綠島改成人權園區以後，我有一次擔任導覽員，帶領日本遊客參觀綠島，詢問他們是否有感到恐懼的氛圍感，眾人支支吾吾答不上話，這也難怪，時空物換星移，那段悲慘的歷史早已不足外人道，就算是臺灣人對於這段過往也非常模糊，親身經歷的受難者返臺後也因為統治者嚴密的監控，選擇噤聲。還記得一位綠島老同學曾拿著戶口謄本給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希望館方能予以收藏，但承辦人員摸不著頭緒為何要收藏戶口謄本，他哪知道這謄本上密密麻麻的記載了警方對他的訪視監控記錄。我想這些過往是該透過口述歷史的方式保存，只是每個人的思想、價值觀和表達方式都不同，能不能得到客觀的結果令人存疑，就算是我自己也不敢擔保自己的回憶是否無誤，加上年事已高、腦力已經嚴重退化，怕是無法提供詳實的敘述了。

## 出獄後的奮鬥

從綠島返臺後已是三十九歲的中年人，一事無成又找不到頭路，鎮日遊手好閒，只好待在家裡坐吃山空，投靠三弟接濟。這樣一直賴在家裡絕非長久之計，只好透過親戚關係幫忙尋找工作機會，那時表姊的夫婿在臺北縣三重埔有間生產美耐皿塑膠成形的工廠，託姻親之誼，前去拜訪。已經十五年沒碰面的表姊熱情款待，為我設宴洗塵，那時大家已經對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有所耳聞，表姊很慶幸我能平安歸來。滿心期盼表姊能幫我謀得職位，但半個月、一個月過去了，音訊全無，這才使我希望落空。這也難怪，當時的時代氛圍是很壓抑，可以感受到社會對政治犯異樣的排斥眼光，記得在綠島時，一位難友接到被家人退回的保單，他的兒子不認這個父親，斥責他是「共匪」。我看他悲憤難過到眼眶滲出血水，好不容易有人幫他作保，但返臺後沒幾年就去世了。

後來我到了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的龍澗發電廠<sup>9</sup>，這是個美援的水力發電廠，

<sup>9</sup> 龍澗發電所歷時4年，耗資新臺幣2億7千萬工程費，其中向美援相對基金貸款新臺幣1億



利用高達一百二十公尺的落差在上游築水壩，然而這個水庫設計不良，無法有效儲水，發電三十分鐘後，水庫的蓄水便消耗殆盡。<sup>10</sup>說到底，還不是為了獲取美國人提供的經援，對當地的地質和水文沒有作詳盡的探勘，才會蓋出這麼一座廢物。連美籍顧問都嗤之以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令人不屑，其來有自。

來花蓮的機緣導因於三弟告知，當年開南商業學校的舊識在電廠標到工程，我喜出望外來到花蓮拜訪，老友接受我的請求，謀得一個器材管理員的職位。然而，工作的內容異常艱辛，工程所需的大量水泥必須透過六條流籠索道轉運到海拔 1200 公尺的山區，輸送途中因為碰撞或遇到雨淋，泰半的水泥袋破裂，勢必重新裝袋，電力公司對於水泥的規格數量控管嚴格，重新分裝的水泥袋必須完好如初、分毫不差。鎮日與水泥為伍，過程艱辛不足為外人道，我的雙手被水泥灰咬到龜裂，<sup>11</sup>血水從指縫間流出，頭髮也沾滿水泥，某日上理髮廳，髮質竟然已經硬化到梳子無法梳開。這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差事，我足足幹了一年半。

我勤奮的精神，老闆全看在眼裡，也得到賞識。後來老闆又承包了基隆和平島臺灣造船公司的十萬噸造船冷作加工廠工程，船廠引進美式造船工法，將船體分成好幾個區塊建造，各部完成後再將其焊接裝配。老闆年事已高，親手將公司印鑑、支票簿交給我，派任船廠主持工程。施工過程中，還曾挖掘到曾佔領北臺灣的西班牙人遺物和遺骸。終於不負使命，完成船廠工程，廠房長二百米，寬六十米，高十二米，並有六十噸以下各級吊車多部。完工後，老闆本欲慰留、另展事業，但我向他表明決意回歸商科所學，老闆的一位合資夥伴，出身西螺望族見我有實績又肯努力，便延攬我到他位於臺北的貿易公司就職。由於我扎實的日文基礎，讓公司對日貿易的拓展無往不利，連日本人都敬畏三分，我爭取到水泥攪拌車、泵浦車等工程機械在臺代理權，當時臺灣的工人還在使用人工攪拌水泥，費時耗力，日本早已採用自動化機械輔助。然而，在臺灣的銷售非常不理想，三年只賣出一部機具給退輔會在花蓮木瓜溪的單位，三年代理期限到期後，只好歸

---

495 萬元，1959 年 6 月 7 日零時正式加入供電系統，可發電 4 萬 8 千瓩。發電所係利用花蓮木瓜溪支流鳳龍二溪之溪水，在海拔 1,360 公尺高的龍溪建築活動水壩，儲水 20 萬立方公尺。由儲水池引水經半公里隧道，再注入安裝在 45 度坡隧道中的 1 公里壓力鋼管，輸送到興建在海拔 753 公尺之地下發電廠發電，最大落差距離達 893.6 公尺。（龍澗水力電廠落成，今晨零時正式發電--費時四年耗資三億發電量四萬八千瓩，落差之大居遠東第一），《聯合報》，1959 年 6 月 7 日，第 1 版。

<sup>10</sup> 〈龍澗電廠枯水，工程設計錯誤--國家遭受重大損失，經濟部對此至表重視〉，《聯合報》，1960 年 5 月 29 日，第 5 版。

<sup>11</sup> 臺語，皮膚被水泥灰「咬」到龜裂，指遭水泥灰「侵蝕」龜裂。

還代理權，結束慘澹經營。

## 開創事業

結束代理業務後，適逢中山高動工，也曾幫興建泰山到二重埔段的韓國承包商起造工人宿舍。這時候，好多的營造商才開始向我詢問攪拌車、吊車等工程機械的資訊，但為時已晚，已經把代理權還回日本原廠。這幾年的努力讓我累積不少人脈和資金，更重要的是我有做出口碑和實績，最後我走入精密陶瓷的開發。

為了前去日本學習最尖端的技術，特別透過朋友居中牽線，花了八千元買通特務才得以順利出國，幾乎把我積攢的儲蓄散盡，八千元在當時可以買好幾塊地或數棟透天厝。費了一番功夫來到日本，重金買回相關的書籍資料，回臺後還得接受惱人的調查，撰寫報告將在日本的一舉一動詳實交代，隨著往後去日本次數增多，頭幾回在出關時仍會被海關刁難，時日一久倒也相應不理。

費盡千辛萬苦，總算在鶯歌二甲路創立「明治科技公司」<sup>12</sup>，專事精密陶瓷開發，我投入十幾年光景沉浸其中。時至今日，依舊幫日本客戶生產相關的精密組件，技術和研究能量深獲讚許。肩負董事長的重擔，公司的營運、資金管理籌措、技術的開發都得事必躬親，不是件簡單的差事。全力投入事業經營，卻也帶來身體健康的危機，因為在製程中接觸太多重金屬元素，經年累月下身體不堪負荷，整整有半年的時間為血尿所苦，最後惡化到必須割除一顆腎臟才能保住老命。目前已將公司的營運交給一位跟隨我八年的副手接管，是成功大學機械系的博士，對於專業技術很有一套，我將公司交棒給他，並一路協助到其步上穩定的經營軌道這才得以全身而退，安養天年。

---

<sup>12</sup> 1991年8月28日經臺北縣政府核准設立，資本額2,980萬元，營業項目為：一、精密陶瓷產品原料材料及設備等買賣業務及進出口貿易業務（限工廠產品）；二、精密陶瓷產品之生產製造加工業務及其經銷買賣（限工廠產品）；三、代理國內外前各項有關廠商產品之報價投標及經銷業務（限工廠產品）。參閱自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http://gcis.nat.gov.tw/pub/comp/compInfoListAction.do>，引用日期：2014年12月3日。